



大唐日常小览

□ 李 湛

现为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

马伯庸是一位讲故事高手,这从他的《长安的荔枝》可以窥见一斑。《长安的荔枝》篇幅不长,却谱写了一段由小人物引发的大历史。尤其是关于故事背景的几处描写,可读可解。

故事开篇从主人公李善德买房引出,他罄尽多年积蓄,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,按揭了一座一进大小的宅子。房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经久不衰的话题,唐朝虽然距今年代久远,社会环境几经更迭,但真实住房面积是有据可考的。

据载于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》的资料显示,唐代一般民众的宅院面积达到150~2000平方米之间。这个数据在现代的普通人看来,还是比较出乎意料的,至少从住房面积这个角度看,让蜗居大城市的人们汗颜。根据出土的敦煌文书,其中有不少卖房和换房的契约,由此可知当时房屋的买卖比较频繁。虽然书中的李善德很肉疼,但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划算。

更让人咋舌的是权臣官僚的住宅,当时为了照顾贵族和官僚,法令明确规定,凡住在长安、洛阳、扬州、成都等城市的居民不受宅地面积规定限制。《旧唐书》卷一六六《白居易传》载“地方十七亩;屋室三之一,水五之一,竹九之一,而岛树桥道间之。”这是白居易担任太子宾客时的住宅。当时他住在洛阳履道里,占地17亩,按唐亩制一亩约为522平方米计算,白居易家的住房占地面积达到了惊人的8874平方米,而白先生当时担任的太子宾客还只是一个闲职,更遑论那一些功高盖主的历史名仕。

在《旧唐书》卷一二零《郭子仪传》中的记载,在唐代宗还为太子时,汾阳王郭子仪与代宗一齐收复了西京,立有大功,他的住宅更不用说,“家在亲仁里,居其四分之一。”

这是什么概念?根据考古测量,亲仁坊面积约为584513平方米,四分之一面积即是146128平方米,合280亩左右,可供他家3000多口人居住。

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,史书记载,郭家中有一条非常长的巷子,家人进出时,彼此见面都不知对方住在何方宅室中。应了现在网络上一句流行语,“有钱人的世界是你无法想象的”。

书中对食物的描写,也让人大为感叹。在主人公李善德去岭南办差的时候,能激发他强烈思乡之情的就是长安的食物,“岭南什么都有,唯独没有麦面,他在那里呆的日子里,不止一次梦见吃了满嘴的胡饼,捻头,毕罗,饅饠……”

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。离乡在外之时,每每忆乡,最先映入脑海的,必是家乡的食物,或是母亲可口的饭菜,或是家门口的小摊。李善德梦见的这些,都是当时风靡长安城的胡食。

胡饼在汉代时就已在中国中原一带出现,是最传统的胡食,今天的芝麻烧饼就是由胡饼演化来的,口味和做法古今大致相同,只是如今我们会去搭配一些其他辅食。在金华一带,烧饼油条与一碗咸豆浆就是最日常的早餐,尤以王日顺号为最佳,每日清晨门庭若市。所以在唐代时胡饼已融合成为内地主流食

品,不再是洋食品。

白居易曾写过一首关于胡饼的诗,“胡麻饼样学京都,面脆油香新出炉,寄与饥馋杨大使,尝看得似辅兴无。”

辅兴是长安城的一坊名,出的胡麻饼很有名,相当于现在的“网红店”,此诗就写了白居易给杨万里寄胡麻饼。当时白居易是忠州(今属重庆)刺史,胡饼在四川已经十分流行,四川人制作的胡麻饼面脆油香,可以与长安的相媲美,所以白居易寄予杨万里品尝,与好友分享美食。

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时候,干粮中也有“干胡饼二车。”鉴真是从扬州出发东渡日本的,由此可知当时的扬州,胡饼也是一种主流食品。

新疆吐鲁番曾出土过一枚直径近20厘米、类似于现今新疆地区食用的素馕的食品,当时唐代的胡饼应该就是这样。

而“毕罗”在当时是犒赏三军的常备食物,民间食用较少,大约是一种由面粉制作,当中有馅料的食物,馅料的味道也比较特别。据考证,毕罗应是由波斯传入,唐人通过对pilaw这一波斯语的音译,取名为“毕罗”,英语中的pillow是枕头的意思,所以毕罗这种食物,猜测应该是长方形的。

《酉阳杂俎》中有一则关于毕罗的小故事,讲了长安一人,名为李和子,他遇到一个鬼并邀请鬼一起品尝毕罗,但是“鬼掩鼻不肯向前,乃延于旗亭杜家”。这事记载于晚唐时期,由此可见,晚唐的人确实很难接受毕罗的味道,因为,也有史料记载,毕罗中有蒜等一些辛香料,对晚唐人来说,太过重口,所以后来,唐人对毕罗做了改进,做出“樱桃毕罗”这种小清新食物,在《酉阳杂俎》中也有记载但是并未流传开来。

捻头就是撒子,古称寒具,是一种油炸食物,在中国中部、西北和北方多食,在南方好像并未多见。是古代寒食节时的重要食物。

饅饠就是面片汤,现在吃的面条在南宋时开始出现、流行,在唐朝时食用面片汤居多。

马伯庸还生动传神地记述了唐朝当时的传递系统。书中大量篇幅都在描写运送荔枝这个“宏大工程”。主人公李善德,是明算(唐代科举制度中的科目之一,明算基本属于自然科学)出身的,后被选为荔枝使。当时科举是以文采取胜,算学只是一种工种科目,当朝并不重视,但是李善德的算学本领,却在运送荔枝中起了大作用。当然,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唐朝强大的运输系统。

据《唐六典》的记载,唐时的馆驿约有1600多所,陆路的有1200多所,水路的有200多所,其他的都为水陆兼备。陆路馆驿以备马匹为主。最高等级的馆驿,常备马匹达到了75匹,水路馆驿常备船只约为四艘。从南到北,由西向东,组成基本全覆盖的馆驿网络。

唐代生产力的强盛以及采取了开放的国家政策,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,陆水海三路设施便捷完善,这也为运送荔枝提供了保证。

一宿秋风未觉凉

□ 黄 岚

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宁波天文协会会员

立秋已过,显然暑热还不肯退场。窗外的蝉声仍持续不断,万里晴空的暴晒,让我只想躲在空调房中不想出门。五代时南唐有个扬州人徐铉,也有同感。他的《立秋后一日与朱舍人同直》诗是这样描述的:

一宿秋风未觉凉,数声宫漏日犹长。

林泉无计消残暑,虚向华池费稻粱。

诗中意思是说,一晚上的秋风吹来没觉得凉快呀,从听宫里滴漏的声音来推测,白天时间还很长呀。这“残暑”的一个残字,说明应该是要凉快了,但仍很热,就像今天的我们,面对如此高温,没法消暑呀。

立秋,是廿四节气中第十三个节气,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。立秋是阳气渐收、阴气渐长的节气,此后,万物生长由繁盛转入成熟,即将完成一个生长周期。虽说有个秋字,但距离凉快还有一段距离。除掉白天的热字外,夜晚正是观星赏月的好时节。

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曰:“暑中剩喜立秋初,特地西风半点无。旋汲井花浇睡眼,洒将荷叶看跳珠。”看来没有雨,那就创造一个雨珠来。用井水来浇花,洒到荷叶上,便有了雨的模样。他写诗的1176年那年,是《六月二十三日立秋》,而我们今年立秋在农历七夕之后了。

七夕前一晚,宁波天协与植物园联合搞了个观星赏月活动,看看夏季大三角,拍拍月亮,数数北斗七星与南斗六星,吹吹南风,非常惬意开心呢。

南宋莆田人方翥的《立秋》一诗对星光有另一种感受:

星光如月映长空,惊起愁眠夜向中。

残暑不妨欺枕簟,隔窗鸣叶是西风。

那晚的星光像月亮那么亮映在天空中,让诗人大吃一惊。连我见了这样的记录也非常吃惊,难道发生了像1054年那样的超新星爆发?也许是一刹那的火流星吧。

今年的中伏有20天,立秋仍在伏中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立秋有三候:一候凉风至;二候白露生;三候寒蝉鸣。意思是在立秋过后,刮风时人们会感觉到凉爽,因为此时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热风那样了;而且早晨大地上会有雾气产生,在秋天感阴而鸣的寒蝉(蝉的一种,雄的在夏末秋初时鸣叫)也开始鸣叫了。但今年可能要例外了,没有凉风,没有白露,此时气温尚高,我是分不清是夏蝉还是寒蝉在叫,反正窗外蝉声不断,让人心中也是暑意横生,烦躁不已。

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得好啊,虽然已经是立秋后,却仍是“伏中苦热焦皮骨,秋后清风濯肺肝。”我也这样,见到这样的酷夏,便会想秋风快点来,虽然见秋不免觉得衰老之意。就像南宋王十朋律诗《立秋》所说,虽是“节物催吾老,天涯见立秋”,但实在是“凉微金尚伏,暑炽火初流”。这个火便是天蝎座的心宿二,我国古代称之为“大火”的便是。“家远思尝稻,年衰忆戴楸,归耕期已近,河汉望牵牛”,家乡的食物那是最好吃的,就像见秋风起便思尝莼菜羹的张翰,此时王十朋也想起了家乡温州好吃的稻米来,想到有望回到家乡,从此可以耕作林下,做个在银河岸边的牵牛郎了。

我们都是这样的矛盾,年少时总想着远离家乡去赶去出人头地,沉浮几十年后,心中又不免想着还是老家的那些物事。什么都是小时候的好,总要急急地回去瞧上一眼,让内心得到满足。

晚潮专栏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